



与山里的孩子 去大湾区追一场盛夏之光

■张桂茹

7月23日至28日，第二十一届“同在蓝天下 携手共成长”少年励志公益研学夏令营如期启程。作为本次广东营的带队辅导员，我与营地老师、市州选派的辅导员并肩同行，带着全省40名留守儿童，从贵州群山深处出发，跨越千里山海，奔赴繁华璀璨的粤港澳大湾区，开启“黔粤同心·山海相约·科创启智”励志研学之旅。

六天五晚的短暂时光，于我们是一场平常的带队工作，于这群山里孩子，却是一次来之不易、照亮前路的远行。我亲眼看着一群怯懦腼腆、不善言语的孩童，走出大山、看见世界，在陪伴、温暖与历练中，慢慢卸下拘谨、敞开心扉，悄然完成一场温柔又坚定的成长蜕变。

初见这群孩子，我格外心疼。常年留守的生活、缺少陪伴的童年，让他们自带一份安静与懂事。初聚之时，大家彼此陌生，大多低头沉默、局促拘谨，连抬眼对视都带着小心翼翼的羞涩。为了让孩子们快速放下防

备、融入集体，我和同行老师细心规划，将全员分为4支小队，推选小小队长，让每个孩子都有归属感、参与感，结伴奔赴这场盛夏奇遇。

广东之旅的首站，我们走进广州岭南印象园。青瓦古巷、岭南风物、非遗民俗，是孩子们在大山里从未见过的新鲜景致。跟着讲解员的脚步，他们认真打量每一处特色建筑、细细聆听每一段民俗故事。舞狮腾跃的热闹、川剧变脸的奇妙，让孩子们的眼里第一次盛满鲜活的光亮。曾经黯淡拘谨的眼神，慢慢变得好奇、热烈、笃定。我清晰地看见，自信的种子，正在他们心底悄悄发芽。

夜色渐浓，珠江夜游为第一天的旅程画上温柔句点。晚风轻拂，十里灯海璀璨夺目，大湾区的繁华夜景尽收眼底。我们分批带着孩子们登船观景、逐光打卡。让人动容的是，短短一天的历练，孩子们早已褪去初见时的羞涩。每当江面有游船擦肩而过，他们会主动挥手、大声问好，清脆的笑声飘荡在江风夜色里，纯粹又热烈。

次日，我们奔赴珠海，解锁科创新体验。走进中山大学珠海校区，近距离观摩智能船舶、开展无人船知识普及，前沿的科创知识、新奇的科学原理，让孩子们目不暇接、满心惊叹。即便恰逢台风“红霞”来临前夕，天气闷热潮湿，也丝毫挡不住孩子们探索求知的热忱与向往。

本次旅程孩子们最期待的行程，便是奔赴珠海唐家湾沙滩，看一看心心念念的大海。久居群山之中，碧海银沙、辽阔汪洋，是他们藏在心底最纯粹的期许。可由于台风登陆导致的突如其来倾盆暴雨，让沙滩行程遗憾取消。看着孩子们眼底瞬间褪去光亮、满脸失落惋惜的模样，我们满心不忍，却只能安抚陪伴。

暴雨滂沱，积水漫路，大巴无法直达就餐地点。单薄的雨衣根本抵不住湍急风雨，为了不让孩子淋雨着凉，我和其他几位辅导员老师商量，开启一场风雨中的接力守护。我们侧身挡雨、护着孩子前行，一趟又一趟往返接送，竭尽全力护住每一个孩子。

最后，40个孩子全员于奥平安抵达餐厅，而我们几位老师的头发、衣裤、裤脚早已全部湿透，贴在身上闷热又沉重。就在我们忙着擦拭雨水、整理衣物时，来自福泉的小女孩李雪滢轻轻走到我身旁，眼神柔软又心疼，轻声对我说：“张老师，我看你全身衣服都打湿了，你辛苦了。”

结营仪式上，各小队轮番登台，尽情展现风采。从前拘谨害羞的孩子们，全都鼓足勇气站上舞台，落落大方地展示这几天的蜕变与成长。整场演出里，那个平日里安静内敛的男孩谢远航带来独唱《澎湃》，最戳动人心。他孤身立于舞台中央，清亮的嗓音温柔又富有力量。“去飞吧，哪怕遇见风暴迫降大海，哪怕荆棘会将我掩埋，我本就应该迎接每个汹涌澎湃。”真挚铿锵的歌词伴着纯粹的歌声缓缓响起，毫无防备地闯入在场每个人的心底。小小年纪便饱尝世间冷暖、历经生活磨难，可他的歌声里丝毫寻不到半分消沉胆怯，满是奔赴前路的无畏与向阳而生的热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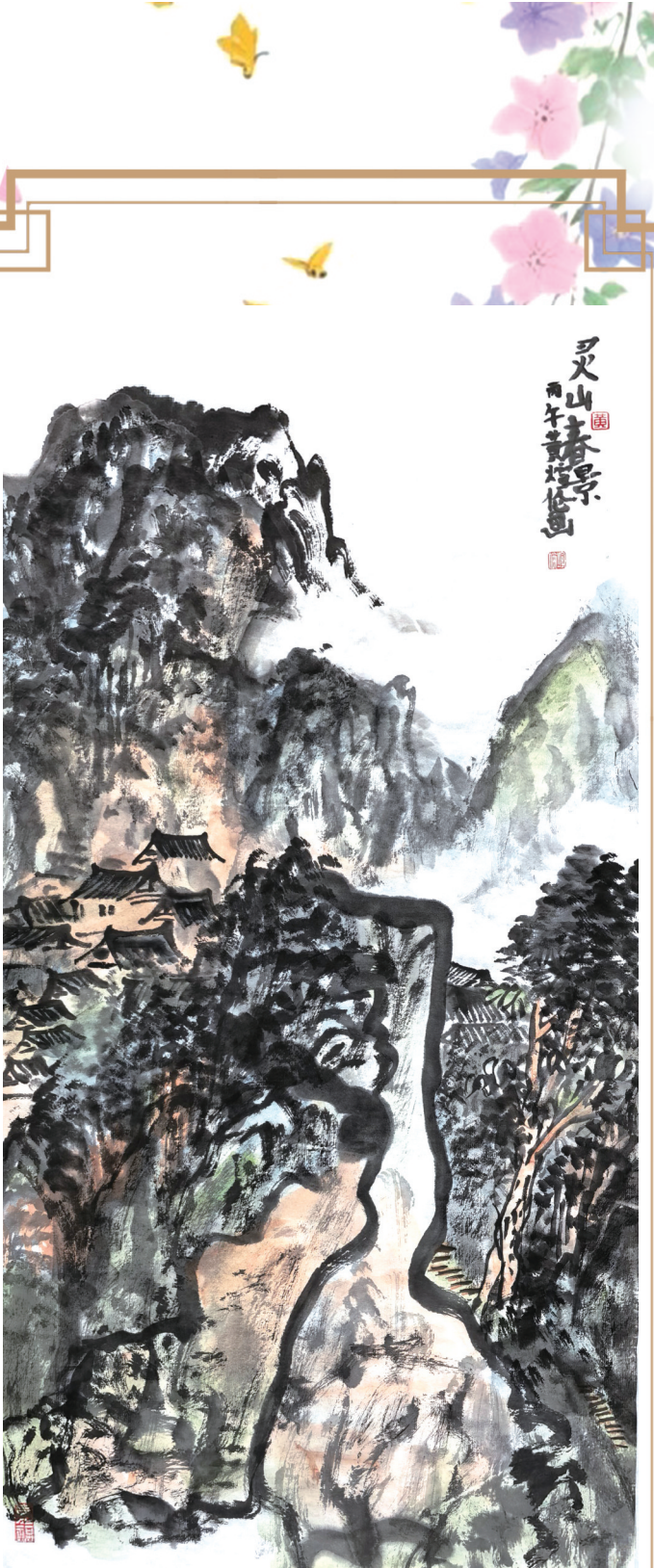
望着台上从容歌唱的少年，那一刻我终于读懂，走过二十一载光阴，少年励志夏令营始终坚守的初心与意义。恰如他的名字“远帆”，这场跨越山海的研学夏令营从不是旅途的终

点，而是少年们扬帆远航的起点。我们以夏令营为船，以陪伴关爱为帆，带着大山里的孩子走出群山、眺望江海，在他们心底种下勇敢与希望。

山水有相逢，盛夏有归途，成长无终点。六天的研学时光匆匆落幕，但这场山海相遇、这场温柔治愈、这场向阳成长，终将成为孩子们童年里最珍贵、最明亮的记忆，温暖他们漫长的成长之路。希望工程的微光，跨越千里山海，照亮大山孩童的梦想。这场研学，不止是一次远行、一场见闻、一次体验，更是一场治愈、一场托举、一场守护。

愿这群被温柔以待的山里少年，带着大湾区的盛夏星光，带着一路上的温暖感动，眼里有光、心中有爱、脚下有路、未来可期，不惧孤单、不畏风雨，在往后的岁月里，自信生长、勇敢追梦，活成属于自己的一束光！

（作者单位：贵州省青少年活动中心）



《灵山春景》

■贵阳市实验小学二(2)班 黄煊伦
指导教师：王蕾

民生大計
勞動為本
星光不負趕路人時光不負努力者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人
勞動者最美鄭光榮 兩年夏日書

《劳动为本》

■贵州百里杜鹃管理区第二中学教师 马应杰 书

星河“客渡”

■瞿远恒

跨过云雾中的“天空之桥”
观过山顶最震撼的“女娲锅”
沉醉过双河村的“天籁八音”
中国“天眼”，平塘星动

黄昏小镇，人间烟火
连着蛙声，连着群山，连着遥远的星河
屋檐下，阿婆手中的豆子
在放学归家孙子的书包里
打着节拍，唱着幸福的歌

群山之巅，星光闪烁
跳动在FAST接收器上的毫粒
那是追赶远方少年光年的脚步
克度！
“刻度”！
星河“客渡”！
牙舟陶器，在银河之外闪着智慧的光

从乌江少年到天命之年的成长回望 ——读田高文集《逆旅唤醒》

■杨杰



1996年年末的一个寻常工作日，我正坐在《黔南日报》周末编辑部的办公桌前，一个背着简单行囊的青年推门而入，径直向我们的部室主任递上求职申请。他叫田高，来自思南县乌江岸边，听着纤夫号子长大。那时的他，眼神里有着倔强，也有对外面世界的试探与期待。

从那一天起，我们从陌生的同龄人变成了并肩采访的同事，一起奔走在黔南的街头巷尾，记录市井百态；也曾一起抱着刚出印刷厂的《黔南日报周末版》在都匀大街上叫卖，听晨风翻动纸页的声音；更在无数个夜晚，围炉小酌，谈文学，谈人生，也谈那些年轻岁月里不敢轻易道出的心事与幻想。三十年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恰好是从青春走向天命的距离。

如今，田高在知天命之年，整理出版了个人文集《逆旅唤醒》，由中国文化出版社推出。封面设计出自他正在读大学的女儿之手，书名则由我们共同的好友、贵州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张达题写。当我从贵阳返回都匀，他特意将这本还散发着墨香的新书递到我手中时，我忽然觉得，这不仅仅是一本文集，更像是一个人走过半生后，把沿途拾起的碎片认真擦拭、排列、装订成册，交给时间和故人。

文集分为六个部分，开篇即是“在黔南”。作为他的第二故乡，黔南给了他太多可诉说的情感。他写都匀石板街的裂缝，说那里面藏着旧时光的呼吸；他写荔波的绿，说那种绿是可以被阅读的——深处一处，像天然的句读；他写三都水族自治县的少年，光背伏在马背上，与风竞速，仿佛整个童年都在奔跑。他写百子桥的光影在水波里碎成诗行，写剑江用一百种方言表情达意，像黔南这个淳朴之地从不拒绝任何异乡人的心事。田高以异乡人的体温，一寸一寸地写熟十二座城郭的掌纹。他在书中写道：“我们终将成为黔南群山的一部分，以草木的姿态成长，以流水的韵律遗忘。”这些文字，不是在旅途中的浮光掠影，而是经历过、沉淀过、回望过之后的静水流深。

除了“在黔南”，文集还分设“在旅途”“在故里”“在校园”“在何处”“在心上”几个板块，仿佛一个人生命轨迹的地理切片，从远行到回归，从寻找找到安放，情感一路流淌，层层递进。

田高的情感是细腻而浓烈的。他在《淡去的家乡年味 滋长的故里情怀》中写道：“告别家乡，其实就是在告别渐渐老去的父母。依然有不舍，有回头和目送的难过，也有联想将来看到自己子女远去背影的伤怀。”一句话，道尽无数离乡人的隐痛。这种对亲情敏锐的捕捉，在他少年时期便已显露。1991年，他尚在高中一年级，便在《中学生》《作文通讯》等教育期刊上发表小小小说《辘子》。故事讲述了为筹齐

“我”的学费，视辘子如生命的母亲毅然剪去蓄积多年的长发，换来十元钱，凑足学费。母亲笑了，而“我”的眼睛湿了。这篇不足千字的小文，因情感真挚、细节动人，后被收录为贵州省中小学生学习课外辅导教材，成为一代学子的阅读记忆。

我不知道文中的“我”是否完全就是田高本人，但我能感受到，他对母亲那份恩义与愧疚，从未因岁月流逝而冲淡。收入文集，更是一种深沉的怀念。2018年，田高母亲临终之时，他紧紧握住母亲的手，从温热到微凉，他在文中写道：“这才发现，竟然有三十多年没有握过母亲的手，可这一握，已成永别。”清明回乡祭扫，他来到母亲的坟前，看到杂草爬满坟头，他写道：“这次，我竟然看到了草木的掌纹/像母亲临终时的手/粗糙而有余温/我举起的镰刀/默默放下。”没有痛哭，没有嘶喊，却让人读来心头哽咽。

2023年4月，田高的父亲在春暖花开之时辞世。他的父亲是一位教育工作者，一生挚爱格律诗创作，田高曾专门为晚年父亲整理出版了诗集《庄园诗语》。田高在《父亲的格律诗》中，如此写道：“如今春风开始朗诵遗稿，漫山白花/都是飘飞的投注。也许那些钙化的脊柱/仍在泥巴深处以根须的形态继续创作——父亲写了一辈子的格律诗，却教会我们/以自由诗的姿态，向大地俯身。”这是儿子对父亲最深的理解与致敬——父亲以格律丈量人生，而儿子以自由诗回望大地，两代人的文学血脉在这一刻交汇。

田高在第六章的序言中说：“这些文字，不为示人，只为安放。安放对逝去父母的绵长思念，那是一种再也无法投递的眷恋。”他在《老家来信》里，写下稚心之句：“我跪在乌江的支流朝着您坟茔方向/喊出一生没有说出口的感谢。”那是乌江水也无法承载的重量，却由文字默默承托。

在这本文集中，我仿佛又看到那个生长在乌江岸边的小小少年，时常独自行走在江畔，听涛声奔涌如歌，听船工号子豪迈铿锵。他的中学时代，几乎每天埋首于写作与投稿，在各类报刊发表诗歌、小说、散文200余篇，先后斩获十余项文学奖项。这位乌江少年勤奋创作的事迹，甚至被写入思南县政府工作报告的文化教育板块，成为当地教育成果的一个生动注脚。可以说，阅读与写作，早已成为他自觉的精神修习，也是一种内向的教育——在贫瘠环境中自我哺育，在粗砺生活里打磨质感，在孤独成长中寻找回声。

“逆旅唤醒，自渡为舟。”这既是书名，也是一种人生态度。如今，当年那个从乌江边走来、怀着文学梦的少年，已然行至天命之年。但我相信，这本文集并不会因出版而结束它的旅程。它更像一粒沉入时间之河的星火，在寂静中继续燃烧，或将在某位读者心中，悄然点亮另一段行旅。

这是田高对过往岁月的凝望——那些在晨昏交替中拾得的光彩，在悲喜交错时捕捉的颤音，都在此安放成永恒的姿势。而作为一名教育新闻的从业者，我更愿意把它视为一部关于成长、关于亲情、关于自我启蒙的“非正式教育读本”。它没有教案，不讲体系，却用最朴素的方式告诉我们：真正的教育，从来不止于课堂，而在于一个人如何用一生的阅读和书写，不断唤醒自己，渡自己到达更开阔的彼岸。

或许，每一个在成长路上默默行走的人，都是自己的逆旅，也终将成为自己的舟楫。而田高，用三十年光阴，用这一纸墨痕，给出了他的答案。

游鸣沙山

■六盘水市钟山区第二小学四年级 肖奕辰

清晨，我踏进大漠，远远就望见一座金灿灿的沙山——鸣沙山。它像一条沉睡的巨龙，蜿蜒伏在天地之间，脊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

我脱掉鞋子，赤脚踩上沙坡，细沙立刻温柔地裹住脚丫，软软的、暖暖的，像踩在刚晒过的棉花上。可越往上爬，沙子越松，脚一抬就往下陷，小腿有点酸，喘气也渐渐变粗。我扶着沙坡慢慢挪，风儿轻轻卷起沙粒，拂过脸颊，像妈妈的手在抚摸。经过一个弯，眼前豁然一亮：一弯碧绿的湖水静静卧在沙海中央，弯弯的，亮亮的，真像天上掉下来的一枚新月，被黄沙轻轻托在掌心里——这就是月牙泉！她不吵也不闹，却千年不干，像一位守诺的仙子，任风沙呼啸，只微微笑着，静静守候。

我蹲在泉边，水清得能数清水底的每一粒小沙子，蓝天白云全映在里面，仿佛天空也爱上了这里，悄悄把心事藏进了水里。泉水凉凉的，像一块温润的翡翠，轻轻吻着我的指尖。沙山是她的守护者，烈日晒不干她，狂风吹不走她，她就那样安静地、倔强地陪着沙山走过一个又一个春秋。

从山脚到泉边，从沙坡到水岸，我一路走一路看：沙是金的，水是碧的，风是柔的，心是静的。鸣沙山会唱歌，月牙泉会眨眼，它们不是风景，而是大地写给世界的情诗。

这，就是我最见过最温柔的荒凉，最热烈的宁静。